

清・蔣廷錫等編
中國筆記小說文庫續編

天象 陰陽滙錄

上海文藝出版社

上海文藝出版社

中國筆記小說文庫續編

清・蔣廷錫等編

天象陰陽滙錄

(沪)新登字103号

影印出版说明

《古今图书集成》是中国古代一部大型类书。清·康熙中陈梦雷原辑，清世宗命蒋廷锡等重辑。本书是《古今图书集成·历象汇编·乾象典》，共一百卷。其中分类收录了关于天地、阴阳五行、日月星辰、雷电雨雪，以及天体运行和自然现象的诸类学说和诗词。材料详备，内容繁富，可资参考运用。

中华书局1934年根据清·雍正铜活字排印本影印，现据此重印。

天象阴阳汇录

(影印本 1993年9月)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七厂印刷

ISBN7-5321-1046-X/I·775

定价：(精装全一册) 38.00元

曆象彙編乾象典

第一卷

天地總部彙考一

第二卷

天地總部彙考二

第三卷

天地總部彙考三

第四卷

天地總部總論一

第五卷

天地總部總論二

第六卷

天地總部藝文一 藝文二 選句

第七卷

天地總部紀事 雜錄

第八卷

天地總部外編

第九卷

天部彙考

第十卷

天部總論 藝文一

第十一卷

天部藝文二

第十二卷

天部藝文三 藝文四 選句

第十三卷

天部紀事 雜錄

第十四卷

天部外編

第十五卷

陰陽部彙考 總論一

第十六卷

陰陽部總論二 藝文一 藝文二 選句

第十七卷

陰陽部紀事 雜錄一

第十八卷

陰陽部雜錄二 外編

第十九卷

五行部彙考

第二十卷

五行部總論一

第二十一卷

五行部總論二 藝文一 藝文二

第二十二卷

五行部紀事 雜錄一

第二十三卷

五行部雜錄二 外編

第二十四卷

七政部彙考一

第二十五卷

七政部彙考二

第二十六卷

七政部彙考三

第二十七卷

七政部彙考四

第二十八卷

七政部總論 藝文 紀事 雜錄

第二十九卷

日月部彙考一

第三十卷

日月部彙考二 總論

第三十一卷

日月部藝文一 藝文二 選句 紀事

雜錄 外編

第三十二卷

日部彙考

第三十三卷

日部總論 藝文一

第三十四卷

日部藝文二 選句 紀事

第三十五卷

日部雜錄 外編

第三十六卷

月部彙考一

第三十七卷

月部彙考二

第三十八卷

月部總論 藝文一

第三十九卷

月部藝文二

第四十卷

月部藝文三

第四十一卷

月部藝文四 選句

第四十二卷

月部紀事

第四十三卷

月部雜錄 外編

第四十四卷

星辰部彙考一

第四十五卷

星辰部彙考二

第四十六卷

星辰部彙考三

第四十七卷

星辰部彙考四

第四十八卷

星辰部彙考五

第四十九卷

星辰部彙考六

第五十卷

星辰部彙考七

第五十一卷

星辰部彙考八

第五十二卷

星辰部彙考九

第五十三卷

星辰部彙考十

第五十四卷

星辰部彙考十一

第五十五卷

星辰部彙考十二

第五十六卷

星辰部彙考十三

第五十七卷

星辰部總論

第五十八卷

星辰部藝文一

第五十九卷

星辰部藝文二

第六十卷

星辰部紀事

第六十一卷

星辰部雜錄一

第六十二卷

星辰部雜錄二 外編一

第六十三卷

星辰部外編二

第六十四卷

天河部彙考 總論 藝文一 藝文二

選句 紀事 雜錄 外編

第六十五卷

風部彙考

第六十六卷

風部總論 藝文一

第六十七卷

風部藝文二

第六十八卷

風部選句 紀事一

第六十九卷

風部紀事二 雜錄 外編

第七十卷

雲霞部彙考 總論 藝文一

第七十一卷

雲霞部藝文二 藝文三

第七十二卷

雲霞部選句 紀事一

第七十三卷

雲霞部紀事二 雜錄

第七十四卷

雲霞部外編

第七十五卷

霧部彙考 總論 藝文一 藝文二 選句

紀事 雜錄 外編

第七十六卷

虹霓部彙考 總論 藝文一 藝文二

選句 紀事 雜錄 外編

第七十七卷

雷電部彙考 總論 藝文一 藝文二

選句

第七十八卷

雷電部紀事

第七十九卷

雷電部雜錄 外編

第八十卷

雨部彙考 總論

第八十一卷

雨部藝文一

第八十二卷

雨部藝文二

第八十三卷

雨部藝文三 選句

第八十四卷

雨部紀事

第八十五卷

雨部雜錄 外編

第八十六卷

露部彙考 總論 藝文一 藝文二 選句

紀事 雜錄 外編

第八十七卷

霜部彙考 總論 藝文一 藝文二 選句

紀事 雜錄

第八十八卷

雪部彙考 總論 藝文一

第八十九卷

雪部藝文二

第九十卷

雪部藝文三

第九十一卷

雪部藝文四 選句

第九十二卷

雪部紀事一

第九十三卷

雪部紀事二

第九十四卷

雪部雜錄 外編

第九十五卷

火部彙考

第九十六卷

火部總論 藝文一 藝文二 選句

第九十七卷

火部紀事一

第九十八卷

火部紀事二

第九十九卷

火部雜錄 外編

第一百卷

煙部彙考 藝文 選句 紀事 雜錄

外編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曆象彙編乾象典

第一卷目錄

天地總部彙考一

易經彙考上傳

禮記曲禮月令

春秋緯

河洛緯

大戴禮

晉書

宋書

隋書

宋程棊三柳軒雜識

乾象典第一卷

天地總部彙考一

易經

繫辭上傳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此言天地之數陽奇陰偶即所謂河圖者也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

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

行鬼神也

本天數五者一三五七九皆奇也地數五者二四六八十皆偶也相得謂一與二三四五與六七與八九與十各以奇偶為類而目相得有合謂一與六二與七三與八四與九五與十皆兩相合二十有五者五奇之積也三十者五偶之積也

禮記

曲禮

天子祭天地

呂氏曰冬至日祭天夏至日祭地全陳氏曰天子祭天地諸侯不敢僭天子而祭天地

月令

孟春之月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

又

孟秋之月天地始肅不可以贏

又

孟冬之月地始凍

又

命有司日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

又

仲冬之月地始坼

又

命有司日土事毋作慎毋發蓋毋發室屋及起大眾以固而閉地氣沮泄是謂發天地之房

春秋緯

感精符

人主與日月同明四海合信故父天母地兄日姊月

河洛緯

括地象

西北為天門東南為地戶

天不足西北是天門地不滿東南是地戶

大戴禮

曾子天圓

單居離問於曾子曰天圓而地方者誠有之乎曾子曰離而問之云乎單居離曰弟子不察此以敢問也曾子曰天之所生上首地之所生下首上首之謂圓下首之謂方如誠天圓而地方則是四角之不掄也且來吾語汝參嘗聞之夫子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曰幽而圓曰明明者吐氣者也故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故內景故火曰外景而金水內景吐氣者施而含氣者化是以陽施而陰化也陽之精氣曰神陰之精氣曰靈神靈者品物之本也而禮樂仁義之祖也而善否治亂所興作也陰陽之氣各盡其所則靜矣偏則風俱則雷交則電亂則霧和則雨陽氣勝則散為雨露陰氣勝則凝為霜雪陽之專氣為電陰之專氣為霹靂電者一氣之化也毛蟲毛而後生羽蟲羽而後生毛羽之蟲陽氣之所生也介蟲介而後生鱗蟲鱗而後生介鱗之蟲陰氣之所生也唯人為倮倮而後生也陰陽之精也毛蟲之精者曰麟羽蟲之精者曰鳳介蟲之精者曰龜鱗蟲之精者曰龍倮之精者曰聖人龍非風不舉龜非火不兆此皆陰陽之濟茲四者所以役聖人之精也是故聖人為人為天地主為山川主為鬼神主為宗廟主聖人慎守日月之數以察星辰之行以序四時之順逆謂之曆截十

二管以宗八音之上下清濁謂之律也律居陰而治陽居陽而治陰律曆迭相治也其間不容髮聖人立五禮以爲民望制五衰以別親疎和五聲之樂以導民氣合五味之調以察民情正五色之位成五穀之名序五牲之先後貴賤諸侯之祭牲牛曰太牢大夫之祭牲羊曰少牢士之祭牲特豕曰饋食無祿者稷饋稷饋者無尸無尸者厭也宗廟曰芻豢山川曰饗牲牲則列薦羞是有五牲此之謂品物之本禮樂之祖善否治亂之所由興作也

晉書

天文志

古言天者有三家一日蓋天二日宣夜三日渾天漢靈帝時蔡邕於朔方上書言宣夜之學絕無師法周髀術數具有考驗天狀多所違失惟渾天近得其情今史官候望所用銅儀則其法也立八尺圓體而具天地之形以正黃道占察發斂以行日月以步五緯精微深妙百代不易之道也官有其器而無本書前志亦闕蔡邕所謂周髀者即蓋天之說也其本庖犧氏立周天歷度其所傳則周公受於殷商周人志之故曰周髀髀股也股者表也其言天似蓋笠地法覆樂大地各中高外下北極之下爲天地之中其地最高而滄茫四隤三光隱映以爲晝夜天中高於外衡冬至日之所在六萬里北極下地高於外衡下地亦六萬里外衡高於北極下地二萬里天地降高相從日去地恆八萬里日麗天而平轉分冬夏之間日前行道爲七衡六間每衡周徑里數各依算術用勾股重差推晷影極游以爲遠近之數皆得於表股者也

故曰周髀又周髀家云天員如張蓋地方如棋局天旁轉如推磨而左行日月右行隨天左轉故日月實東行而天牽之以西沒髀之於蟻行磨石之上磨左旋而蟻右去磨疾而蟻遲故不得不隨磨以左迴焉天形南高而北下日出高故見日入下故不見天之居如倚蓋故極在人北是其証也極在天之中而今在人北所以知天之形如倚蓋也日朝出陽中暮入陰中陰氣暗冥故沒不見也夏時陽氣多陰氣少陽氣光明與日同輝故日出即見無蔽之者故夏日長也冬天陰氣多陽氣少陰氣暗冥掩日之光雖出猶隱不見故冬日短也宣夜之書云惟漢祕書郎鄒萌記先師相傳云天丁無質仰而瞻之高遠無極眼瞢精絕故蒼蒼然也髀之旁望遠道之黃山而皆青俯察千仞之深谷而黔黑夫青非眞色而黑非有體也日月衆星自然浮生虛空之中其行其止皆須氣焉是以七曜或逆或住或順或逆伏見無常進退不同由乎無所根據故各異也故辰極常居其所而北斗不與衆星西沒也攝提與星皆東行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遲疾任情其無所繫著可知矣若綴附天體不得爾也成帝咸康中會稽虞喜因宣夜之說作安天論以爲天高窮於無窮地深測於不測天確乎在上有常安之形地塊焉在下有居靜之體常相親目方則俱方圓則俱圓無方員不同之義也其光耀布列各自運行猶江海之有潮汐萬品之有行藏也葛洪聞而議之曰苟辰宿不屬於天天爲無用便可言無何必復云有之而不動乎由此而談雅利可謂知言之選也虞喜族祖河間相登又立穹天論云天形

穹隆如鷄子其際周接四海之表浮於元氣之上譬如覆食以抑水而不沒者氣充其中故也日繞辰極沒西而還東不出入地中天之有極猶蓋之有斗也天北下於地三十度極之傾在地卯酉之北亦三十度人在卯酉之南十餘萬里故斗極之下不爲地中當對天地卯酉之位耳日行黃道繞極極北去黃道百一十五度南去黃道六十七度二至之所舍以爲長短也吳太常姚信造昕天論云人爲蓋蟲形最似天今人願前多臨窗而項不能覆背近取諸身故知天之體南低入地北則偏高又冬至極低而天運近南故日去人遠而斗去人近北天氣至故冰寒也夏至極起而天運近北而斗去人遠日去人近南天氣至故蒸熱也極之高時日行地中淺故夜短天去地高故晝長也極之低時日行地中深故夜長天去地淺故晝短也自虞喜虞喜姚信皆好奇尚異之說非極數談天者也至於渾天理妙學者多疑漢王仲任據蓋天之說以駁渾儀云舊說天轉從地下過今掘地一丈輒有水天何得從水中行乎甚不然也日隨天而轉非入地夫人目所望不過十里天地合矣實非合也遠使然耳今視日入非入也亦遠耳當日入西方之時其下之人亦將謂之爲中也四方之人各以其近者爲出遠者爲入矣何以明之今試使一人把火炬火夜半行於平地去人十里火光滅矣非滅也遠使然耳今日西轉不復見是火滅之類也日月不員也望視之所以員者去人遠也夫日火之精也月水之精也水火在地不員在天何故員故丹陽葛洪釋之曰渾天儀注云天如雞子地如雞中黃

孤居於天內天大而地小天表裏有水天地各乘氣而立載水而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中分之則半覆地上半繞地下故二十八宿半見半隱天轉如車轂之運也諸論天者雖多然精於陰陽者張平子陸公紀之徒咸以爲推步七曜之道度曆象昏明之證候校以四八之氣考以漏刻之分占晷景之往來求形驗於事情莫密於渾象者也張平子既作銅渾天儀於密室中以漏水轉之令伺之者閉戶而唱之其伺之者以告靈臺之觀天者曰璇璣所加某星始見某星已中某星今沒皆如合符也崔子玉爲其碑銘曰數術窮天地制作造化高才偉藝與神合契蓋由於平子渾儀及地動儀之有驗故也若夫果如渾者則天之出入行於水中爲的然矣故黃帝書曰天在地外水在天外水浮天而載地者也又易曰時乘六龍夫陽爻稱龍龍者居水之物以喻天天陽物也又出入水中與龍相似故以比龍也聖人仰觀俯察審其如此故晉卦坤下離上以證日出於地也又明夷之卦離下坤上以證日入於地也需卦乾下坎上此亦天入水中之象也夫天爲金金水乃相生之物也天出入水中當有何損而謂爲不可乎故桓君山曰春分日出卯入酉此乃人之卯酉天之卯酉當值斗極爲天中今視之乃在北不在人上而春秋分時日出入乃在斗極之南若如磨石轉則北方道遠而南方道近晝夜漏刻之數不應等也後秦事待報坐西廊廡下以寒故暴背有頃日光出去不復暴背君山乃告信蓋天者曰天若如推磨右轉而日西行者其光景當照此廊下稍而東耳不當

拔出去拔出去是應渾天法也渾爲天之眞形於是可知矣然則天出入水中無復疑矣又今視諸星出於東者初但去地少許耳漸而西行先經人上後遂西轉而下焉不旁旋也其先在西之星亦稍下而沒無北轉者日之出入亦然若謂如磨石轉者日之出入亦然衆星日月宜隨天而迴初在於東次經於南次到於西次及於北而復還於東不應橫過去也今日出於東冉冉轉上及其入西亦復漸漸稍下都不繞邊北去了了如此王生必固謂爲不然者陳矣今日徑千里圍周三千里中足以當小星之數十也若日以轉遠之故但當光曜不能復來照及人耳宜猶望見其體不應都失其所在也日光既盛其體又大於是多矣今見極北之小星而不見日之在北者明其不北行也若日以轉遠之故不復可見其北入之間應當稍小而日方入之時乃更大此非轉遠之微也王生以火炬喻日吾亦將借子之矛以刺子之楯焉把火之去人轉遠其光轉微而日月自出至入不漸小也王生以火喻之謬矣又日之入西方視之稍稍去初尚有半如橫破鏡之狀須臾淪沒矣若如王生之言曰轉北去有半者其北都沒之頃宜先如登破鏡之狀不應如橫破鏡也如此言之日入北方不亦孤乎乎又月之光微不及日遠矣月盛之時雖有重雲蔽之不見月體而夕猶朗然是光猶從雲中而照外也日若繞西及北者其光故應如月在雲中之狀不得夜便大暗也又日入則星月出焉明知天以日月分主晝夜相代而照也若日常出者不應日亦入而星月亦出也又按河洛之文皆云水火者陰陽

之餘氣也夫言餘氣也則不能生日月可知也顧當言日陽精生火者可耳若水火是日月所生則亦何得盡如日月之員乎今火出於陽燧陽燧員而火不員也水出於方諸方諸方而水不方也又陽燧可以取火於日而無取日於火之理此則日精之生火明矣方諸可以取水於月而無取月於水之道此則月精之生水矣矣王生又云遠故視之員若審然者月初生之時及既虧之後何以視之不員乎而日食或上或下從側而起或如鉤至盡若遠視見員不宜見其殘缺左右所起也此則渾天之理信而有徵矣宋書

天文志

言天者有三家一曰宣夜二曰蓋天三曰渾天而天之正體經無前說馬書班志又闕其文漢靈帝議郎蔡邕於朔方上書曰論天體者三家宣夜之學絕無師法周髀術數具存考驗天狀多所違失惟渾天僅得其情今史官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立八尺圓體而具天地之形以正黃道占察發微以行日月以步五緯精微深妙百世不易之道也官有器而無本書前志亦闕而不論本欲獲伏儀下思惟微意按度成數以著篇章舉惡無狀投畀有北灰滅兩絕勢路無由宣問羣臣下及巖穴知渾天之意者使述其義時閭官用事邕議不行漢末吳人陸績善天文始推渾天意王蕃者廬江人吳時爲中常侍善數術傳劉洪乾象曆依乾象法而制渾儀立論考度曰前儒舊說天地之體狀如鳥卵天包地外猶殼之裹黃也周旋無端其形渾渾然故曰渾天也周天三百六十五

度五百八十九分度之百四十五半露地上半在地
下其二端謂之南極北極極出地三十六度南極
入地亦三十六度兩極相去一百八十二度半強繞
北極徑七十二度常見不隱謂之上規繞南極七十
二度常隱不見謂之下規赤道帶天之絃去兩極各
九十一度少強黃道日之所行也半在赤道外半在
赤道內與赤道東交於角五弱西交於奎十四少強
其出赤道外極遠者去赤道二十四度斗二十一度
是也其入赤道內極者亦二十四度斗二十五度是
也日南至在斗二十一度去極百一十五度少強是
也日最南去極最遠故景最長黃道斗二十一度出
辰入申故日亦出辰入申日晝行地上百四十六度
強故日短夜行地下二百一十九度少弱故夜長自
南至之後日去極稍近故景稍短日晝行地上度稍
多故日稍長夜行地下度稍少故夜稍短日所在度
稍北故日稍北以至於夏至日在井二十五度去極
六十七度少強是日最北去極最近景最短黃道井
二十五度出寅入戌故日亦出寅入戌日晝行地上
二百一十九度少弱故日長夜行地下百四十六度
強故夜短自夏至之後日去極稍遠故景稍長日晝
行地上度稍少故日稍短夜行地下度稍多故夜稍
長日所在度稍南故日出入稍南以至於南至而復
初焉斗二十一井二十五南北相覺四十八度春分
日在奎十四少強秋分日在角五少弱此黃赤二道
之交中也去極俱九十一度少強南北處斗二十一
井二十五之中故景居二至長短之中奎十四角五
出卯入酉故日亦出卯入酉日晝行地上夜行地下

俱百八十度半強故日見之漏五十刻不見之漏五
十刻謂之晝夜同夫天之晝夜以日出入爲分人之
晝夜以昏明爲限日未出二刻半而明日已入二刻
半而昏故損夜五刻以益晝是以春秋分之漏晝五
十五刻三光之行不必有常術家以算求之各有同
異故諸家曆法參差不齊洛書甄度春秋考異郵
皆云周天一百七萬一千里一度爲二千九百三十
二里七十一步二尺七寸四分四百八十七分分之
三百六十二陸績云天東西南北徑三十五萬七千
里此言周三徑一也考之徑一不啻周三率周百四
十二而徑四十五則天徑三十二萬九千四百一里
一百一十二步二尺二寸一分七十一分分之十周
禮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鄭衆說土圭之長
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與土圭等
謂之地中今瀕川陽城地也鄭元云凡日景於地千
里而差一寸景尺有五寸者南戴日下萬五千里也
以此推之日當去其下地八萬里矣日邪射陽城則
徑天之半也天體員如彈丸地處天之半而陽城爲
中則日春秋分夏昏明晝夜去陽城皆等無盈縮矣
故知從日邪射陽城爲天徑之半也以勾股法言之
傍萬五千里勾也立八萬里股也從日邪射陽城弦
也以勾股求弦法入之得八萬一千三百九十四里
三十步五尺三寸六分天徑之半而地上去天之數
也倍之得十六萬二千七百八十八里六十一寸四
尺七寸二分天徑之數也以周率乘之徑率約之得
五十一萬二千六百八十七里六十八步一尺八十
二分周天之數也減甄度考異郵五十五萬七千

三百一十二里有奇一度凡千四百六里百二十四
步六寸四分十萬七千五百六十五分分之萬九千
三十九減舊度千五百二十五里二百五十六步三
尺三寸二十一萬五千一百三十分分之十六萬七
百三十分黃赤二道相與交錯其間相去二十四度
以兩儀推之二道俱三百六十五度有奇是以知天
體員如彈丸而陸績造渾象其形如鳥卵然則黃道
應長於赤道矣績云天東西南北徑三十五萬七千
里然則績亦以天形正員也而渾象爲鳥卵則爲自
相違背古舊渾象以二分爲一度凡周七尺三寸半
分張衡更制以四分爲一度凡周一丈四尺六寸著
以古制局小星辰稠密衡器傷大難可轉移更制渾
象以三分爲一度凡周天一丈九寸五分四分分之
三也御史中丞何承天論渾象體曰詳尋前說因觀
渾儀研求其意有以悟天形正員而水周其下言四
方者東暘谷日之所出西至濛汜日之所入莊子又
云北溟之魚化而爲鳥將徙於南溟斯亦古之遺記
四方皆水證也四方皆水謂之四海凡五行相生於
金是故百川發源皆自山出由高趣下歸注於海日
爲陽精光耀炎熾一夜入水所經雖竭百川歸注足
於補復故早不爲減浸不爲益徑天之數著說近之
大中大夫徐爰曰渾儀之制未詳厥始王蕃言虞書
禪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則今渾天儀日月五星是
也鄭元說動運爲機持正爲衡皆以玉爲之視其行
度觀受禪是非也渾儀義和氏之舊器歷代相傳謂
之環衡其所由來有原統矣而斯器設在候臺史官
禁密學者其得聞見穿鑿之徒不解環衡之意見有

七政之言因以爲北斗七星構造虛文託之讖緯史遷班固猶尚惑之鄭元有瞻雅高遠之才沈靜精妙之思超然獨見改正其說聖人復出不易斯言矣著之所云如此夫侯審七曜當以運行爲體設器範象爲得定其盈縮推斯而言未爲通論設使唐虞之世已有渾儀涉歷三代以爲定準後世率遵執敢非華而三天之儀紛然莫端至揚雄方難蓋通渾儀張衡爲太史令乃鑄銅制範衡傳云其作渾天儀考步陰陽最爲詳密故知自衡以前未有斯儀矣著又云渾天遭秦之亂師徒喪絕而失其文惟渾天儀尚在候臺案既非齊之璣玉又不載今儀所造以緯書爲穿鑿鄭元爲博實偏信無據未可承用夫璣玉貴美之名璣衡詳細之目所以先儒以爲北斗七星天綱運轉聖人仰觀俯察以審時變爲史臣案設器象定其極度合之則吉失之則凶以之占察有何不可渾文廢絕故有宣蓋之論其術並疎故後人莫述揚雄法言云或人問渾天於雄雄曰落下闔營之鮮于亥人度之耿中丞象之幾幾乎莫之遠也若問天形定體渾儀疎密則雄應以渾儀答之而舉此三人以對者則知此三人製造渾儀以開辟緯問者蓋渾儀之疎密非問渾儀之淺深也以此而推則西漢長安已有其器矣將由喪亂亡失故衡復鑄之乎王蕃又記古渾儀天度并張衡改制之文則知斯器非衡始造明矣衡所造渾儀傳至魏晉中華覆敗沈沒戎虜積蓄舊器亦不復存晉安帝義熙十四年高祖平長安得衡舊器儀狀雖舉不綴經星七曜文帝元嘉十三年詔太史令錢樂之更鑄渾儀徑六尺八分少周一丈八

尺二寸六分少地在天內立黃赤二道南北二極現二十八宿北斗極星五度爲一度置日月五星於黃道之上置立漏刻以水轉儀昏明中星與天相應十七年又作小渾天徑二尺二寸周六尺六寸以分爲一度安二十八宿中外宮以白黑珠及黃二色爲三家星日月五星悉居黃道蓋天之術云出周公旦訪之殷商蓋假託之說也其書號曰周髀髀者表也周天之數也其術云天如覆蓋地如覆盆地中高而四隤日月隨天轉運隱地之高以爲晝夜也天地相去凡八萬里天地之中高於外衡六萬里地上之高高於天之外衡二萬里也或問蓋天於揚雄揚雄曰蓋蓋蓋哉難其八事鄭元又難其二事爲蓋天之學者不能通也劉向五紀說夏曆以爲列宿日月皆西移列宿疾而日次之月宿遲故日與列星昏俱入西方後九十一日是宿在北方又九十一日是宿在東方九十一日在南方此明日行運於列宿也月生三日日入而月見西方至十五日日入而月見東方將晦日未出乃見東方以此明月行之遲於日而皆西行也向難之以鴻範傳曰曉而月見西方謂之朏朏疾也朔而月見東方謂之側匿側匿遲不致進也星辰西行史官謂之逆行此三說夏歷皆違之迹其意好異者之所作也晉成帝咸康中會稽虞喜造安天論以爲天高窮於無窮地深測於不測地有居靜之體天有常安之形論其大體當相覆覆方則俱方員則俱員不同之義也喜族祖河間太守幹又立穹天論云天形穹隆當如難子轡其際周接四海之表浮乎元氣之上而與太常姚信造昕天論曰常覽漢書云

冬至日在牽牛去極遠夏至日在東井去極近欲以推日之長短信以太極處二十八宿之中央雖有遠近不能相倍今昕天之說以爲冬至極低而天運近南故日去人遠而斗去人近北天氣至故冰寒也夏至極起而天運近北斗去人遠日去人近南天氣至故炎熱也極之高時日行地中淺故夜短天去地高故晝長也極之低時日行地中深故夜長天去地淺故晝短也然則天行寒依於渾夏依於蓋也按此說應作軒昂之軒而作昕所未詳也凡三說皆好異之談失之遠矣

天文志

古之言天者有三家一曰蓋天二曰宣夜三曰渾天蓋天之說即周髀是也其本庖犧氏立周天曆度其所傳則周公受於殷商周人志之故曰周髀髀股也股者表也其言天似蓋蓋地法覆槃天地各中高外下北極之丁爲天地之中其地最高而滂迤四隤三光隱映以爲晝夜天中高於外衡冬至日之所在六萬里北極下地高於外衡下地亦六萬里外衡高於北極下地二萬里天地降高相從日去地恆八萬里日麗天而平轉分冬夏之間日所行道爲七衡六間每衡周徑里數各依算術用勾股差差推得影極遊以爲遠近之數皆得於表股也故曰周髀又周髀家云天圓如張蓋地方如棋局天旁轉如推磨而左行日月右行天左轉故日月實東行而天牽之以西沒譬之於蟻行磨石之上磨左旋而蟻右去磨疾而蟻遲故不得不隨磨以左迴焉天形南高而北下日出

高故見日入下故不見天之居如倚蓋故極在人北是其證也極在天之中而今在人北所以知天之形如倚蓋也日出陰中暮入陰中陰氣暗冥故從沒不見也夏時陽氣多陰氣少陽氣光明與日同輝故日出即見無蔽之者故夏日長也冬時陰氣多陽氣少陰氣暗冥掩日之光雖出猶隱不見故冬日短也漢末揚子雲難蓋天八事以通渾天其一云日之東行循黃道晝中規牽牛距北極北一百一十度東距北極南七十度并百八十度周三徑一二十八宿周天當五百四十度今三百六十度何也其二曰春秋分之日正出在卯入在酉而晝漏五十刻即天蓋轉夜當倍晝今夜亦五十刻何也其三曰日入而星見日出而不見即斗下見日六月不見日六月北斗亦當見六月不見六月今夜常見何也其四曰以蓋觀視天河起斗而東入狼弧間曲如輪今視天河直如繩何也其五曰周天二十八宿以蓋觀視天星見者當少不見者當多今見與不見等何出入無冬夏而兩宿十四星當見不以日長短故見有多少何也其六曰天至高也地至卑也日託天而旋可謂至高矣縱人目可奪水與景不可奪也今從高上山以水望日日出水下景上行何也其七曰視物近則大遠則小今日與北斗近我而小遠我而大何也其八曰視蓋橈與車輻間近紅殼即密益遠益疎今北極為天紅殼二十八宿為天橈輻以星度度天南方大地星間當數倍今交密何也其後桓譚鄭元蔡邕陸績各陳周髀考驗天狀多有所違違梁武帝於長春殿講義別擬天體全同周髀之文蓋立新意以排渾天之

論而已宣夜之書絕無師法唯漢祕書郎鄒萌記先師相傳云天了無質仰而瞻之高遠無極眼翳精絕故蒼蒼然也譬之旁望遠道之黃山而皆青俯察千仞之深谷而皆黑夫青非真色而黑非有體也日月衆星自然浮生虛空之中其行其止皆須氣焉是以七曜或逝或住或順或逆伏見無常退進不同由乎無所根繫故各異也故辰極常居其所而北斗不與衆星西沒也晉成帝咸康中會稽虞喜因宣夜之說作安天論以為天高窮於無窮地深測於不測天確乎在上有常安之形地塊焉在下有居靜之體當相覆冒方則俱方圓則俱圓無方圓不同之義也其光耀布列各自運行猶江海之有潮汐萬品之有行藏也葛洪聞而譏之曰苟辰宿不麗於天為無用便可言無何必復云有之而不動乎由此而談葛洪可謂知言之遠也喜族祖河間相彝又立穹天論云天形穹隆如雞子羣其際周接四海之表浮乎元氣之上譬如覆盎以抑水而不沒者氣充其中故也日繞辰極沒西還東而不出入地中天之有極橈蓋之有斗也天北下於地三十度極之傾在地卯酉之北亦三十度人在卯酉之南十餘萬里故斗極之下不為地中當對天地卯酉之位耳日行黃道繞極極北去黃道百一十五度南去黃道六十七度二至之所含以為長短也吳太常姚信造斯天論云人為靈蟲形最似天今人臨前多踴躍而項不能覆背近取諸身故知天之體南低入地北則偏高也又冬至極低而天運近南故日去人遠而斗去人近北天氣至故冰寒也夏至極起而天運近北而斗去人遠日去人近

南天氣至故蒸熱也極之高時日行地中淺故夜短天去地高故晝長也極之低時日行地中深故夜長天去地低故晝短也自虞喜處茲姚信皆好奇徇異之說非極數談天者也前儒舊說天地之體狀如鳥卵天包地外橈蓋之裏黃周旋無端其形渾渾然故曰渾天又曰天表裏有水兩儀轉運各乘氣而浮載水而行漢王仲任據蓋天之說以駁渾儀云舊說天轉從地下過今掘地一丈輒有水天何得從水中行乎甚不然也日隨天而轉非入地夫人目所望不過十里天地合矣實非合也遠使然耳今視日入非入中也四方之人各以其近者為出遠者為入矣何以明之今試使一人把火炬火夜行於平地去人十里火光滅矣非火滅也遠使然耳今日西轉不復見是火滅之類也日月不問也望視之所以闕者去人遠也夫日火之精也月水之精也水火在地不圓在天何故圓升陽葛洪釋之曰渾天儀註云天如鷄子地如中黃孤居於天內天大而地小天表裏有水天地各乘氣而立載水而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中分之則半覆地上半繞地下故二十八宿半見半隱天轉如車轂之運也諸論天者雖多然精於陰陽者少張平子陸公紀之徒咸以為推步七曜之道以度曆象皆明之證候校以四八之氣考以漏刻之分占晷影之往來求形驗於事情其密於渾象也張平子既作銅渾天儀於密室中以漏水轉之與天皆合如符契也崔子玉為其碑銘曰數術窮天地制作倖造化高才偉藝與神合契蓋由於平子渾儀

及地動儀之有驗故也若天果如渾者則天之出入行於水中爲必然矣故黃帝書曰天在地外水在天外水浮天而載地者也又易曰時乘六龍夫陽爻稱龍龍者居水之物以喻天天陽物也又出入水中與龍相似故以龍也聖人仰觀俯察審其如此故晉卦坤下離上以證日出於地也又明夷之卦離下坤上以證日入於地也又需卦乾下坎上此亦天入水中之象也天爲金水相生之物也天出入水中當有何損而謂不可乎然則天之出入水中無復疑矣又今視諸星出於東者初但去地少許耳漸而西行先經人上後遂轉西而下焉不旁旋也其先在西之星亦稍下而沒無北轉者日之出入亦然若謂如磨右轉者衆星日月宜隨天而迴初在於東次經於南次到於西次及於北而復還於東不應橫過去也今日出於東冉再轉上及其入西亦復漸漸稍下都不繞還北去了了如此王生必固謂爲不然者疏矣今日徑千里其中足以當小星之數十也若日以轉遠之故但當光耀不能復來照及人耳宜猶望見其體不應都失其所在也日光既盛其體又大於星今見極北之小星而不見日之在北者明其不北行也若日以轉遠之故不復可見其北入之間應當稍小而日方入之時反乃更大此非轉遠之徵也王生以火炬喻日吾亦將借子之矛以刺子之賊焉把火之人去人轉遠其光轉微而日月出自至入殊不漸小也王生以火喻之謬矣又日之入西方視之稍稍去初尚有半如橫破鏡之狀須臾淪沒矣若如王生之言日轉北去者其北都沒之頃宜先如豎破鏡之狀不

應如橫破鏡也如此言之日入北方不亦孤乎又月之光微不及日遠矣月盛之時雖有重雲蔽之不見月體而夕猶朗然是月光猶從雲中而照外也日若繞西及北者其光故應如月在雲中之狀不得夜便大暗也又日入則星月出焉明知天以日月分主晝夜相代而照也若日常出者不應日亦入而星月出也又案河洛之文皆云水火者陰陽之餘氣也夫言餘氣則不能生日月可知也顧當言日精生火者可耳若水火是日月所生則亦何得盡如日月之圓乎今火出於陽燧陽燧圓而火不圓也木出於方諸方諸方而水不方也又陽燧可以取火於日而無取日於火之理此則日精之生火明矣方諸可以取水於月無取月於水之道此則月精之生水了矣王生又云遠故觀之圓若審然者月初生之時及既虧之後何以觀之不圓乎而日食或上或下從側而起或如鉤至靈若遠觀見圓不宜見其殘缺左右所起也此則轉天之靈信而有徵矣宋何承天論渾天象體曰詳尋前說圖觀渾儀研求其意有悟天形正圓而水居其半地中高外卑水周其下言四方者東曰暘谷日之所出西曰濛汜日之所入莊子又云北溟有魚化而爲鳥將徙於南溟斯亦古之遺記四方皆水證也四方皆水謂之四海凡五行相生水生於金是故百川發源皆自山出由高趣下歸注於海日爲陽精光耀熒熒一夜入水所經焦竭百川歸注足以相補故旱不爲減浸不爲益又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三百四分之七十五天常西轉一日一夜過周一度南北二極相去一百一十六度三百四十分度之六十

五瀝即天經也黃道帶赤道春分交於奎七度秋分交於軫十五度冬至至斗十四度半夏至至井十六度半從北極扶天而南五十五度瀝則居天四維之中最高處也即天頂也其下則地中也自外與王著大同王著渾天說具於晉史舊說渾天者以日月星辰不問春秋夏晝夜晨昏上下去地中皆同無遠近列子曰孔子東遊見兩小兒鬪問其故一小兒曰我以日始出人去近而日中時遠也一小兒曰我以爲日初出遠而日中時近也言初出近者曰日初出大如車蓋及其日中我如盤蓋此不爲遠者小近者大乎言日初出遠者曰日初出時淖淖涼涼及其中時熱如探湯此不爲近者熱遠者涼乎桓譚新論云漢長水校尉平陵關子陽以爲日之去人上方遠而四旁近何以知之星宿昏時出東方其間甚疎相離丈餘及夜半在上方視之甚數相離一二尺以準度望之適益明白故知天上之遠於旁也日爲太陽火爲地陽地陽上升天陽下降今置火於地從傍與上診其熱遠近殊不同焉日中正在上覆蓋人人當天陽之衝故熱於始出時又新從太陰中來故復涼於其西在桑榆間也桓君山曰子陽之言覺其然乎張衡靈憲曰日之薄地闊其明也由開視明明無所屈是以望之若大方其中天地間明明還自奪故望之若小火當夜而揚光在晝則不明也月之於夜與日同而差微晉著作郎陽平東督宇廣徵以爲旁方與上方等旁視則天體存於側故日出時視日大也日無小大而所存者有伸厭厭而形小伸而體大蓋其理也又日始出時色白者雖大不甚始出時色赤者

宋程榮三柳軒雜識

天地形體

天周九八十一萬里見春秋地命經地去天九萬里見徐氏
地廣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見地廣記
自東極至於西極五億十萬九千八百步見山經
之大川澤之注菜菹之生鳥獸之聚者九百一十萬八千十四頃

其人則甚此終以人目之惑無遠近也且夫量器廣庭則兩牛之鼎如釜堂崇十仞則八尺之人翁短物有陵之非形異也夫物有感心形有亂目誠非斷疑定理之主故仰遊雲以觀日月常動而雲不移乘船以涉水水去而船不徙矣安爰云余以爲子陽言天陽下降日下熱東者言天體存於目則日大顯近之矣渾天之體圓周之徑詳之於天度驗之於晷影而紛然之說由人目也參伐初出在旁則其間疎在上則其間數以渾驗之度則均也旁之與上理無有殊也夫日者純陽之精也光明外耀以眩人目故人視日如小及其初出地有遊氣以厭日光不眩人目即日赤而大也無遊氣則色白人不甚矣地氣不及天故一日之中晨夕日色赤而中時日色白地氣上升蒙蒙四合與天連者雖中時亦赤矣日與火相類火則體赤而炎黃日亦宜矣然日色赤者猶火無炎也光衰失常則爲異矣梁奉朝請祖暅曰自古論天者多矣而羣氏糾紛至相非毀竊覽同異稽之典經仰觀辰極旁矚四維觀日月之升降察五星之見伏校之以儀象覆之以晷漏則渾天之理信而有徵輒遺衆說附渾儀云考靈曜先儒求得大地相去十七萬八千五百里以晷影驗之失於過多既不顯求之術而虛設其數蓋妄誕之辭宜非聖人之旨也學者多因其說而未之革豈不知尋其理歟抑未能求其數故也王蕃所考校之前說不啻減半雖非撥格所知而求之以理誠未能遙趣其實蓋近密乎輒因王蕃天高數以求冬至春分日高及南戴日下去地中數法令表高八尺與冬至影長一丈三尺各自乘并而

開方除之爲法天高乘表高爲實實如法得四萬二千六百五十八里有奇即冬至日高也以天高乘冬至影長爲實實如法得六萬九千三百二十里有奇即冬至南戴日下去地中數也求春秋分數法令表高及春秋分影長五尺三寸九分各自乘并而開方除之爲法因冬至日高實而以法除之得六萬七千五百二里有奇即春秋分日高也以天高乘春秋分影長實如法而一得四萬五千四百七十九里有奇即春秋分南戴日下去地中數也南戴日下所謂丹穴也推北極里數法夜於地中表南傳地遙望北辰細星之末令與表端參合以人目去表數及表高各自乘并而開方除之爲法天高乘表高數爲實實如法而一即北辰細星高地數也天高乘人目去表爲實實如法即去北戴極下之數也北戴斗極爲空桐無可考日去赤道表裏二十四度遠寒近暑而中和二分之一日去天頂三十六度日去地中四時同度而有寒暑者地氣上騰天氣下降故遠日下而寒近日下而暑非有遠近也猶火居上雖遠而炎在旁雖近而微視日在旁而大居上而小者仰矚爲難平觀爲易也由視有夷險非遠近之効也今懸珠於百仞之上或置之於百仞之前從而觀之則大小殊矣先儒弗斯取驗虛煩輪臺夷遠頓轡雄辯析辯不亦迂哉今大寒在冬至後二氣者寒積而未消也大暑在夏至後二氣者暑積而未歇也寒暑均和乃在春秋分後二氣者寒暑積而未平也譬之火始入室而未甚溫弗事加薪久而通燄既已遷之猶有餘熱也此篇內篇雜識天第五第卷有篇諸子而原其本皆如此不復備載